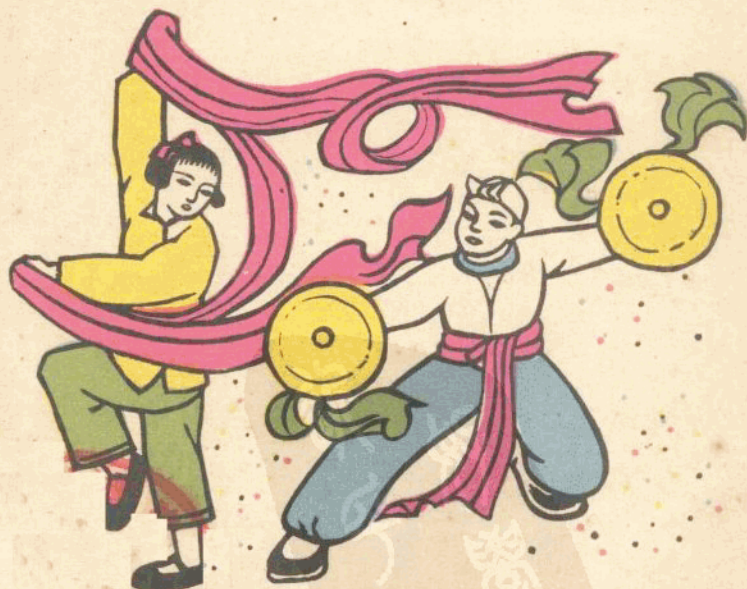


群众演唱小丛书

一只皮夹子

严惠康 徐楚强著

说唱 沪剧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· 說唱 沪劇 ·

一只皮夾子

严忠康 徐楚强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說唱 沪剧

一只皮夹子

著 作 者 严 忠 康 徐 楚 强

*

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1 1/2 字数：27,000

1962年4月第1版

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968

定价：(六) 0.15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进《一只皮夹子》和《相亲》两个演唱材料。

《一只皮夹子》写工人邵品山和三輪車工人彭成拾金不昧和助人为乐的故事。《相亲》写工人陈名揚和要去相亲的对象張美玉不期而遇。两人互不認識。陈名揚忙于替張美玉修理抽水机上的油管，顾不得相亲。張美玉却趁便在他面前了解陈名揚的情况，由于陈名揚自我謙虛，引起了張美玉的誤会。等到油管修好后，彼此才发觉就是要相的对象。

目 次

一只皮夹子 (說唱) ·

严忠康 1

相 亲 (沪剧) · · ·

徐楚强 17

一只皮夹子

〔說 唱〕

上海久新搪瓷厂 严忠康

(唱“夜夜游調”)

旭日东升紅，
祖国四季春，
前朝古代我不唱，
唱只唱，急人之急、他人第一的热心人。

(表)这故事发生在去年国庆节前一天。下午三点多钟，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。

(唱“快板慢唱”)

頃时漫天起烏云，
雷电交加雨傾盆，
繁荣熱鬧的陆家浜，
这时候，車子停站无行人，
唯有一位青年汉，
他頂风冒雨不顾身。

(表)这位青年叫邵品山，是久新搪瓷厂噴花工人，共青团員，先进生产小組組长。这天他做早班，下班后因为下雨，他将油布伞，一人一把的借給大

家，伞借完，正在檢查車間門窗是否关紧，工具是否放好的时候，突然見傳達室老徐气急喘喘地跑进来。

老 徐 啊哟！小邵，下班一个钟头了，你还在車間里，害我跑到俱乐部、浴室去寻你，寻了半个多钟头啦！

邵品山 老徐伯伯，有啥事情？

老 徐 你家里打来电话，說你爱人要生孩子了，叫你快回去！

邵品山 噢！謝謝你。

（唱“宣卷調”）

小邵他听說爱人要临产，
又是高兴又急起来，
喜的是，眼看就要做爸爸；
急的是，医生檢查說她胎位不正怕难产。
小邵他，急急忙忙离車間，
恨不得肋生双翅飞回家內，
一脚踏出厂門外，
才发觉大雨澆头未带伞。

（表）車間里的油布伞，是小邵保管的，为啥不給自己留一把呢？小邵就是这种脾气——只想到别人，忘記自己。現在听說爱人要生孩子，也顾不得淋雨，横冲直撞往厂外走去。剛走到斜土路制造局路口，脚上忽然踢着一样东西，拾起来一看。

邵品山 啊！一只皮夹子！喂，啥人失落了皮夹子啦！皮夹子啥人失落的……

(表)因为雷响雨大，馬路上空无一人。小邵心里倒有点急了。

(唱“大陆板”)

小邵他手拿皮夹心不定，

爱人分娩是急事情，

家中无人照顾她，

我怎能在此久留停。

轉眼看到湿淋淋的皮夹子，

遺失之人定然急万分。

順手拉开看分明，

小邵頓時吃一惊：

皮夹中，人民币有八十元，

公債票券五十元正，

公債票旁有字一行：

(念)海潮路，常春坊，十八号，

(接唱)下面还写一个“成”。

(夹白)哦，失者大概是姓成的！

(接唱)小邵想，失主住在海潮路，

我自己住在小南門，

虽然相隔不太远，

可是爱人在家把我等。

再一想，失者带了許多錢，

莫非他有什么急事情？

將心比心想一想，

决定先送皮夹再轉家門。

如果真的有急用，

这不是誤了大事情。

(表)小邵替失主一急，倒急出了一个两全之計，他想，制造局路到小南門往海潮路弯一弯可以算便路，我只要脚上带把勁，譬如练长跑，穿弄堂、走小路可以把时间抓回来，及时赶到家中；再說，能早一分钟送到失者手里，就能减少失者一分钟的痛苦。小邵想到这里，象飞一样，向陆家浜路奔去。

(唱“苏滩赋”)

急人之急的邵品山，

打定主意向前闖，

雷电霹靂不当事，

傾盆大雨又何妨。

雨急哪有他心急，

雷响哪有他脚步响。

抄近路，穿弄堂，

霎时就到常春坊。

手甩水汗挨戶看，

十八号門牌釘在大門上，

輕輕忙把門来叩，

开門的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，

手忙脚乱出門来，

嘴里喃喃把話讲。

大 娘 啊哟，你回来了就好啦，你女的要生孩子啦！

(表)小邵一听，啊？我爱人要生孩子她怎么会知

道的。

大 娘 (唱“揚劇”)

左等右盼不見你，
直到現在轉家門。
你女的肚子痛得滿床滾，
真叫为娘急煞人，
三十二岁生头胎，
如果是难产就伤脑筋！
你快快扶她上車子，
送到医院我放心。

(表)小邵一听，不对！这位大娘讲的不是我爱人，
可能她家里也有人在生孩子。让我問問清楚。

邵品山 大娘，你家里……

(表)大娘一听，啊！今朝儿子不叫我娘，怎么叫起
我大娘来了？再一辨声音，也不对。

大 娘 你，你是哪一个？

邵品山 我是来找一位姓成的。

大 娘 阿唷喂！攪七念三的，我家不姓成，姓彭！

邵品山 啊！你家姓彭！那末姓成的呢？……

(表)小邵再想問，不料大娘嘴里讲姓彭，手里把大
門“嘍”的一关，摸着墙壁到房里去了。小邵很失
望，皮夹子的失者明明住在这里，怎么会不对呢？

(唱“太子哭坟調”)

看一看弄名門牌都不錯，
房子是間矮平房，

屋內并无第二家，

为什么他家不姓成来却姓彭？

(表)小邵想，既然失落皮夹子的人找不到，我只好先回家……小邵刚要走，突然听见屋內傳出“阿唷！阿唷”一陣叫喊声。

(唱“阳血”)

屋內产妇連声叫，

疾叫肚痛請求娘，

她要立刻送医院，

急坏了双目失明的老大娘。

大娘 孩子，耐耐心，再等一等，想必他马上就要回来的。

(表)小邵听到屋內产妇連声叫肚皮痛，想起刚才大娘讲，她是三十二岁生头胎恐怕难产，忽而又联想起自己爱人也是头胎。

(唱“节节高調”)

小邵他听见产妇叫不停，

想起自己爱人，

也一定在家里左等右望盼亲人。

急事相逢纏在一起主意拿不定，

顾了东顾不到西真正急煞人！

(表)小邵再一想，自己家里虽然也沒人照顾，但是刚才有电话到厂里，想必热心的邻居已經替我想办法了，她家未……

(接唱)双目失明的老大娘，

家中无男人，

产妇就医事情急，拖延时间有危险性。

我怎能无动于衷只顾自己事，

先帮大娘解决问题我再转家门！

(表)这时候，屋内又传出大娘同产妇的讲话声。

大 娘 孩子，你听听，外面雨这么大，我是瞎眼，又不能到马路上去叫车子。唉！真急人啊！

(表)大娘这几句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小邵马上在门外叫了。

邵品山 大娘，大娘！

(表)大娘又摸到房外，气咕咕地对小邵讲。

大 娘 我对你讲过了，我家姓彭不姓成！你快到别处去问问吧，我家里媳妇生孩子。

邵品山 大娘，我知道你家里媳妇生孩子，我来帮你……

大 娘 啊！你胡说什么，谁要你个男子汉来帮的！

(表)大娘说着，把房门“嘭”一关。小邵知道大娘误会了，忙说：

邵品山 大娘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帮你叫三轮车去。

(表)小邵讲完拔脚就跑，又到陆家浜路。

(唱“紧板”)

风雨虽然小一点，

雷声还在当头顶，

路上行人仍稀少，

三轮车子无处寻。

小邵正要往回走，

见那边有部车子走得慢吞吞，

小邵提高喉嚨喊——

“三輪車！三輪車！”

可是不見回答聲。

踏車子這人真奇怪，

垂頭喪氣少精神，

踏一踏，停一停，

喊破喉嚨他不應聲。

(表)真是急驚風碰着慢郎中，小邵哪里等得及，沒等三輪車踏過來，就三腳两步趕過去了。

邵品山 喂！踏三輪車同志，你是聾子嗎？

(表)這位三輪車工人回答得挺干脆。

老 彭 不去！

邵品山 对不起，我有事，

老 彭 对不起，我也有事，

邵品山 謝謝你，我有急事！

老 彭 謝謝你，我也有急事！

邵品山 你有啥急事？

老 彭 你有啥急事？

邵品山 我有产妇要送医院。

老 彭 我也有产……哎，产妇已經送到医院半个多钟头了。

邵品山 唉！你弄錯了。我出来喊車子还不到五分钟呢。

老 彭 这……这是另外一个。

邵品山 你去不去？

老 彭 去，去！产妇送医院是急事情，怎么好不去呢！

(表)这位三輪車工人,虽然心有急事,但听到产妇要送医院,就馬上改变了态度,对小邵很热情地說:

老 彭 同志,对不起,我剛才态度不好,請你原諒。因为我有心事。

邵品山 你有啥心事?

老 彭 因为我,我……唉! 对你說也沒有用。产妇在哪里? 快上車吧。

(表)小邵并不上車,手往常春坊一指,自己在車后使劲推。車子象离弓之箭,直往常春坊。到了十八号門口,小邵就叫大娘。

邵品山 大娘,大娘! 三輪車来了。

(表)大娘听見車子来了,高兴万分,急忙開門。可是等小邵回头来看,車子已經踏过头了。

邵品山 喂! 三輪車,是此地!

老 彭 啊! 是此地? 你,你不要打棚。

邵品山 这有啥打棚头。

(表)这位三輪車工人,嘴里讲不要打棚,人已經跳下車,直往产妇房間里冲进去。小邵正要上去阻止,想讲:产妇房間里不要瞎闖。可是这位三輪車工人已經和大娘讲起話来了。

老 彭 媽媽,我回来了。她,她要生啦?

大 娘 啊喲,这下子真的来啦。

(表)小邵一听,哦! 怪勿得他比我熟悉,原来他就是大娘的儿子,产妇的丈夫。这时候,房內的产妇

停止了喊声，三輪車工人也比剛才高兴了，大娘臉上也露出了笑容。小邵看到这种情况也很高兴，心想，我虽然没有找到皮夹子的失主，可是做了一桩应该做的事情。小邵刚想离开此地，只听大娘在叫儿子。

大 娘 阿成呀，你女的肚子痛了好久了，快送她上医院去吧！

邵品山 阿成？

老 彭 送医院？

（表）大娘这句话，惊动了两个人。一个是小邵，他听到大娘叫阿成，心中一动，阿是三輪車工人姓彭，名字叫阿成？因此留住了脚步。另一个是三輪車工人，他听见爱人要送医院，一只笑嘻嘻的面孔，顿时象乘火車脱班一样——呆頓頓。两只手不由自主的往口袋里摸摸，不声不响的退出房来。

（唱“苏武牧羊調”）

剛才听了他娘讲，
产妇要送医院，
顿时心中慌，
滿面的笑容全消失，
有話难以讲，
若将真情訴，
怕急坏妻和娘，
若不真情說，

产妇那能可拖辰光，

抓头摸耳双手一摊急得无主张。

(表)三輪車工人那种焦急形态，小邵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。心里想，刚才叫车子的时候，他說有心事，欲言又止，現在听得产妇要送医院又急得这副样子，莫非皮夹子就是他遺失的？让我去問問清楚，如果皮夹子是他的，我还他后也好回家去。小邵正要去問，一想不对！如果皮夹不是他遺失的，反而节外生枝，引起大娘和产妇一場誤会。还是让我听听清爽再讲。

正在这时候，房內产妇又“阿唷阿唷”喊了起来，大娘接二連三催促儿子。

大 娘 阿成，你今天怎么啦，医院到底送不送？

老 彭 这个……媽媽，能不能馬虎一些——

大 娘 啊哟！亏你想得出来的。

(唱“淮剧”)

生孩子不是开玩笑，

母子双双命两条，

医院生产条件好，

家中无人接生怎么吃得消！

媳妇她三十二岁生头胎，

你为啥看得这么不重要，

早晨說定送医院，

現在你怎么变卦了？

老 彭 不是呀，媽媽，我，我没有錢哎。

大 娘 咦！我們平时存在銀行里的八十元錢呢？你到今天还没有取回来呀？

老 彭 这……这个錢，这个錢不能用。

大 娘 为什么不能用？常言說：“閑时节省急时用，用錢要用在刀口上”！我問你，现在不用，留着几时用？

老 彭 这个……

大 娘 你說呀！

老 彭 这……

大 娘 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？

（表）这位三輪車工人，給自己娘逼得实在瞞不下去了，只好老实讲。

老 彭 媽媽，我，我的皮夹掉了！

大 娘 啊！你，你說什么？

老 彭 我不当心把皮夹掉了。

大 娘 啊哟！这，这冲家啦！

（表）大娘听到儿子讲皮夹子遺失，頓時急得目瞪口呆。难怪大娘要急，因为这些錢，是他們平时省吃儉用节约下来的，何况正有急用的时候。虽然現在产妇送医院，不象过去要先付錢才能住院，但是家中添子添孙是桩喜事，总要多用些錢，怎能不急呢！小邵听到这里，情况完全明白，急忙上前讲——

邵品山 大娘，同志，你們不要急，皮夹子我拾到一只，我是为送皮夹子来的。但不知你的皮夹子里有啥东西？